



江戸繁日記

四篇

梅花

76  
3162  
4





信 4  
1893  
4

門 7 6  
號 3162  
卷 4

天保六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四編

江戶繫呂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戶繫呂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奇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  
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  
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  
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  
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  
人為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為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  
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  
孟子之時也以大瓠朝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  
浪論屈子亦未知予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  
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繫昌記第三篇者亦予  
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  
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釵又來於是乎  
大哭孰憐食誓支釵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  
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  
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界  
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

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

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間常例放參亥拆カキ楮々打更往打四點

婦打九點時年報二辰此亦常例是與人間異者戒火鐵棒鏘々警夜天頰向寂人始認

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聲則袂淨手之响耳苟日新又日新一洞

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欺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妓

擁火桶置鍋煬羹使紙當扇撲々有聲烏玉潑紅獸

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

年來月大災二月背烟遠買林木造化高賈三倍次雜

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所由福今禍之開代競豪花時



三月極奢燈節七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射魚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廣貴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罹火數庫一灰魯人不能為長府時未  
周噫五巨資索噫息已矣通街地券四也且奪人恐言天生浪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舖四也土着地主一遽為天生浪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鄉  
之薄命今則連鵝兒了髮恩波衣着並辨於鄉手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下奴暗  
暗飲淚故意含西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已欲立而方人  
何立差別哉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遭富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賢也哉也今地其憂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諺所謂臥俟果報未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鳴六百初篇野語兩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火得意因屏迹墨水買一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歲雙蝶睡花鴛鴦顧波永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算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二年前妾甫七歲  
始鬻陷泥適當假館繁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按凡物經火燒上土則生金此言蓋此理斯七久無災或有却好庶經火復勢

言未畢析声急飛叫報涌街火起吶喊翻海鐘鼓驚

天蝴蝶夢遽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頸鸞翻處分

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方

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脫姑蘇

軍楊妃迷馬嵬籠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烟數百妾

媵放王氏閣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脱兔娼妓有烏

聞初庄司氏經營法劬八陣五街四達十字九通往

而如復入覺難出一門北開溝環三方脂粉流賊外謂鐵漿水者板橋

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惶惑向溝談步

桃花流水蓮華拔泥大婦隔烟喚小妹樓婆踏火導

了兒兒嚶々叫苦不復如平生喚對門人聲也所謂

一炬焦上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歸灰假宅繁

昌於焉乎在

筮波峯白野雲含雪贈殘魚細江風尚冷禹廟鎖水

遊舫罕繫母寺孕春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數百步

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窈自然成籬井泉玉溢

自由通池聞得婉轉声新鶯洩春數了兒相招閃

出左顧右眴躊躇覘算了兒反唇道可恨汝高言

到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事高調何



須一兒豎眉道汝後音急叱曷却責我繁々喃喃  
爭不已忽聞鳥兒喝道兒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唳一聲祥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罷了鬟篁錦褥奉盥歌嗽  
已茶已飯恰飯蘭湯已薰姝起身臨浴磨磋理玉飾  
綵拭光礼沐浴用二小上帶上給遂令一粉姝梳翠鬟去黦雲盈手握  
餘垂地酥雨濡櫛薰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爭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踈影曉靄單潤香  
紅粉勻施靚粧始新恰好衣篝烟足使起更衣忽看  
小妓等搬贈件々色々又陳又實金玉山堆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些寸志使哉々々姝  
一々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師匠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師人早至礼云士於大天不敢拜迎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處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鳥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喜會幫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顧師人道先先禮家始器言先音先生界聞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館送到駒方在淺  
方纔賜告顧時看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煽付空者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着了兒排一  
酒肉諧謔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昇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妹待約間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一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鈎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出蕭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拜前頭觀世音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深身深慈悲何使從即  
本占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鏘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昃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即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鏡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後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永

宮羽穩叶詞意清妍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香渺



凄婉商調入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  
雲蓋不堪清怨也妹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  
內頌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扇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焚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趨灰恐後私覲有禮  
役志干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子祭禮節同樣同趣  
且其破格求沽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焉假宅之葺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田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  
東續之于花川戶樓榭至斯漸盛縱葺橫築斜達曲  
苑北到今戶橋而止焉五街散為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爭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幾揮  
真個龍宮湧蓬嶋浮洛神手招湘妃日挑水路之便  
葺々為港况葺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子  
花對觀花瓜觀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風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矧岸邊簇花夏而  
益艷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用



無秋掉月舟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繁絃嬌曲折  
江頭又方假虎邱開却金龍山畔月嫦娥幾時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上流吟虫秋而無声  
白髭神祠曉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蓋舊例也謫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辭塵假歸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仙家逃洞假寓劇術往來顧盼眼炫脚躓僧微笑過  
非因拈花七欺策口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得不  
內顧命婦孺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麋至蟻群農推  
商推与觀祭礼一般也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囚

者多問何如就囚曰下品家為要强也要强者謂之  
引手捉袂執帶諄々誘惑々勸其已甚者終手奪足  
謙而抱上言請喫茶去食烟去兒早供茶快奉火妓  
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過仲春不禁其奔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虜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獻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命南年女菩薩生前年隨母遊江戶不幸母病遂斃  
容舍道途遼遠不能歸葬殯廣德寺而去今乃奔忌  
岸莫臨行家嚴誠曰聞客冬古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强中道速趨主一無適勿少誤顧盼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狠顧蟹行



悔虎視

脚少施眼小

道心惟微

早被那夥活捉了祭期有

日豈忍飲酒水漿不入口者半時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銜韜玉待賈護花怕風  
或聞其聲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鶯羽梅村  
水隔時送暗香醉客望門牆欲問梅樓丁遮闌道謝  
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去客艷然作  
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參  
府以還職務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閑而六又  
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夕妻豈欠十金備盲  
若曷不認這兩刀視人開口叱若盲其在此此丁搔首道

實不瞞官等說賓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話請謝  
問鄰家客喝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  
來熟未受屈盲若如何把我辱倒今日吉原是公花  
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句丁道我公賣固是未知  
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己万惹利害豈莫誤官等  
曷不自認兩刀視刀開口客喫理碎塞搔首道是々  
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  
世感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縹陰先生江頭春詞十首鈇其二證繁華詩云嬌  
艷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翻



翩戀着看花人

簾上鉤時日脚收燭籠伴客過橋頭了鬢來報劉郎  
至歌吹洶々動玉樓

村婆連臂佇立樓外一婆道阿呀這箇真是生活雜

樣本邦呼小偶姬 謂雜樣尊稱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

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樣殿樣尊稱 比樣尊稱等這座小娘寸分

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昨

日拳螺堂所拜觀音樣並悉立介仰活觀音樣並皆

座且連座模樣与昨謁五百羅漢樣一樣亦似教牝

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瘦彼此調合便

好取那肩與這目亦穩當拔這鼻種那口亦一全

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蓋眇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

塗必定抹痣方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

李個出色亦沒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

道孔子登東山小魯歸家見老婆些顏色沒有不唯

我已略觀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則彼影亦沒

有

那一邊擊節高歌光頭數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

是也詳于太 平志箇一邊播鼓彈絃狙公使狙也他百般演

戲往回售伎際晚始散天已暗各樓々疏外招毬燈



疏內燒華燭，方星一連光明欺書，可謂不夜城。或是  
水晶宮，蕩子少年，嘲弄紛謔，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  
道：那位上頭嚴曷？若此請少解嚴微，哂何費上頭々々  
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錫。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  
半田稻荷。僧着赤衣中，執赤幡，道路售舞，世謂之半田稻荷。半田地名，稻荷櫻神，世言櫻祠狐伎。狐媚想巧否？則  
達广大師。俗間大師，捏像皆緋衣。苦界十年，本來無一文，作癡生々々  
々緋衣上座，汝每夕磴茶。妓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磴茶。側微可憐，早晚  
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辨得禮錢否？千請万請，此為  
第一義。我有旨欠錢，亦已。汝言守道亦已，枉尺伸尋，  
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莊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面良雖莊，胸界無墨，地位雖高，丹  
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  
得麼？千媚万佞，唯是冶態惑世，錦衣駭愚，暗夜瞞客，  
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手為字，請人口，  
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妓曰公真大醉耶。如古妓高  
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侯揚卷罵  
伊久。院本，西語千金人氏。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倒妓，汝  
落媚，汝為那郎沒年，自鬻典衣及禪，却是那人，原來  
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媚，作者曰：古原言  
語古今一口，其于世異者，固人所不能知，而且有時言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嫖妓受客騙  
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戀聖人  
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  
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  
爾亦鼻撮爾意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  
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易肌膚  
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  
皎齒眉濃而曲肩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  
具不可增減加之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  
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  
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爭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  
製精良大幾如俎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綬貼  
肉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  
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屐錢開步  
來時曼曼鳴斬新俎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  
有阿娘知履聲

假館狹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一加之十是以屏障畫席喪客混夢俗謂之割床管  
氏割席同榻戴氏重席異趣如遇和氏專坐或引嚴  
氏之足右屏內妓道自邂逅適願來或有為不鳴日  
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与君並茂恨不為比翼  
鳥与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  
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  
髭髭毛願為襪纏君踵足縮々為帶攀腰之願為禪貼臍  
之願妾是之願然或聞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為俟  
秋風誠然妾死凡桃色薄夏深實熟保望君舍色取  
實牡丹姿艷春晚空枝願不更故欷歔假泣把玄髻

置他膝上此膝看地運指送唾上ホス脛下自惡鼻為之阻  
薰得膏香衝鼻客不覺此啞下可軟手撫脊道吾娘曷  
遽為此言吁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肯聞士為悅已者死斯人而僕亦將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沒二言愧箇腰刀割雞何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屏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麥飯否妓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惡喧雜安心唯期庶老  
猷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舎太江戶十數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葳水澆香魚秋而山尋黃



草林打熟柿，螢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壓寒篁。蓬窗上  
峰團欒擁紅炊，情話負薰暖。煨栗聞烟，香爇肉覺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唯此已。江戶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歲居。半去年，那災奴家家初馬喰坊  
而延燒，翌寓卷坊。在日本橋南席未暖，當夜復燬。遂賃京橋  
龜未炊，間一日又灰。數日間三遇火，焦髮爛手，脫身  
為幸。什具衣著，莫存豈不苦聞。如王鄉雖鄙，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戶客道殆然，且祭禮盛遠  
近，所無例屬。如火數日演戲，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戶

予亦妙年掌扮櫻丸。陸本天神記所謂容冶伎熟，自盡一場。

在幕使女兒悅，使父老泣。自西自東適遇江戶客遊。一遊一醉為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奇。鄉黨稱妙，迄今為口。

實頃木挽坊觀秀朝訥升等，所為真兒戲場。妓道奴

家小少掌任和泉坊。在塚以故與簞助。今三津松之助。今繁

源平今約照世。今百等識西河岸也。此藏藥研堀也。不動每每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譽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託身無岸。忽聞枕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遲芦花深處。任風吹醉，掃撐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屏間妓道所唱不識何咒所挾不知何簿客咄道  
卿不學何甚這箇白氏長恨不佞亦要與卿如是卿  
肯否這本韻府日用難欠這冊鈔錄緊要物件今世  
不尚實行博識為主考證穿鑿巧屬辭賦此為學者  
乃不佞亦將以此為射祿釣官捷徑嫁名娶利方便  
掉三寸舌揮一本筆早晚我將為黑頭公思卿堪夫  
人未然此是遠到未可遽期目今可期有々近貨當  
路家某此散口周旋米此託十分可期即日得報  
先送數金壽卿決不食言卿若謀異時榮庶幾不厭

今貧窶聞卿放期亦近豈不好時節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卿勿慮白頭且卿原長烟花後來無嗣然  
是固其理安例置七太中万不幸壞那期設這到從  
卿四方安心一呀擇地立命交頸偕老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卿先祠中妓收襟道胡說休費何等醜  
耻婢今雖賤非生為之婢父親亦某一藩士以道去  
國求志老家婢不幸幼見背遂墜此火坑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誨膝下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得之  
不得曰有命若向言貨某請訛何等不學曷不自愧  
之甚若論語亦未會得守死善道世借不尚實行何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辭賦於道何干若狗若豕不堪受汝澆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遠有聲南無阿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哢衝心左屏之笑聒耳枕聲送急紙聲洩微前後攪睡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慚也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具體徒押淨財全盡乃至先師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銖迷矣々々綿裹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說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釋多羅三藐三菩提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勃如何眠得醉語高低忽怒忽笑時發許邪聲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為賓汝少為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容爭擘欲撇醉力不勝衾內有聲低而遠道佳々眠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為何時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是合門弟眠々々客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淵須臾為褪妓不得已至衾扶起客便浪踰欲出然屏障為圍左衝右觸手沒所下足沒所投困得腹急喝道叱如何把我置獄叱



汝畜生汝欲我負扑乎我生正直攘羊未嘗叫集未  
曾叱不祥何為這凶模樣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  
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  
發姊妹叫喚衆客相踐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槍榆枋也一  
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  
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事亦然其  
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勢爾矣弱亭於吉原亦鵬  
也勢以異鳩故直就焦土而假葦而客亦盛往然而  
蝸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奚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大政同輟大人所為小人固不  
知也北冥而鯨遊為野馬也塵埃也雖繁雖昌於鵬  
其何聞大文亭亦鵬鵬可謂大字不虛乃二館假本  
所也猪牙依舊抹待乳山雁声比常落日本堤豪客  
原厭紛雜名姝怕泥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  
情知存寂寥中了兒也離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  
他皆誇不平共倚樓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  
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為知寂寥至斯昨  
夜殘更睡偶醒遠々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  
明一了兒道喜助丈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住吉踊狂



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往回呈伎朝際晚  
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葬禮人往鞍馬走槍戟  
過兇輩何不合一年為此田舍住歎々說痴時更欲  
關月落天黑小塚原頭犬吼声信々遠聞

畫鳴

名金龜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鳴去江戶十四里記中何  
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  
事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館  
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及  
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

而畫鳴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乘非常機  
勢非常妓而為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  
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  
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鳴亦非常筆  
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瀕可一里周廻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  
崑不甚險瀕而望之譬如一大龜仰朝然金龜之號  
蓋取諸此鳥之南大万里一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  
釣艇沒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  
婉々舒翠疊々攢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



島嶼點綴或欹或側富峰突兀擊雪於翠螺之西雪  
光螺色上下交射東瀕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  
皎如展素潮之呼吸潑雪刷霜人之往來點墨滴粉  
真一大活幅畫鳴之為畫豈虛也哉遊客賽島一葦  
直達如遇潮退履沙可走鳴口屠沽櫛比一酌可買  
石徑曲折幽樹疎密行數百步而仰樓門宮殿布置  
金揮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為遊屨樓之想據崑頰  
瀾瞰石怒水渦龜出鼉没于峭絕壁下膽寒毛豎不  
可久留壯觀可知下天女洞怪崑繞洞左右鬪鋒激  
浪碎崑前後噴珠洞內暗黑揚燭照步爽氣挾霜冷

液滴漿人咸恐燭燼遙拜而出為鳴之東邊漁蛋占  
崑人烟悽懼步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  
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出鳴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  
向之舟去今之舟來西之雲流東之雲疑可謂活筆  
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  
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將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  
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榜海抽崑或負  
或提兼投相助一夜間捏造箇靈鳴豈雨霽風收彩  
雲搖曳琴音拂空只看天女跨龍抱琴扣彩絳鳴海



濱人民伏沙拜彩，歸依渴仰，莫弗起大信心。爾來建  
祠安神，威靈十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  
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來降遊島，不復跨龍，  
不復踏雲，卸副弁，脫龔衣，粧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  
蝶翅猶濕。想天上亦學時世，粧妙姿不勝衣。徐々蓮  
蓮步，不慣履土，為堪踐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  
鳳雛未習飛，鶴脛移步遲。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從衛  
照步相顧，相答。轎夫昇空輿，啣烟管，遙戲於後。穉兒  
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媪額手仰，盡萬人弗起信心。就  
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姊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寧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惟  
災假館未就，吾官便拉所親上頭遊，皆道阿呀，從視  
橫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  
撫腮道：好笑。

仙姝原來困踐沙，况涉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  
賽祠，幫間執帶歌妓，攬袂，姝乃據崑角，俯幽宮，幫人  
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几娘隨即出現。俗謂龍女曰几娘。  
姝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曾遊龍城。幫道：爾々安德帝  
亦海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帆。小說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  
道：那邊便是友盛所現，盡之所豪，含笑道：快々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喫畏初不甚欲入女洞亦不知谷幾萬金畢竟可畏者在此不在彼  
買炬炬洞遂纒移步幫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  
邂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  
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窺低々道若有  
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屏息走出遂至前高  
課蚤探魚早看蚤女打筋斗兩股朝天垂髮倒海少  
間無信忽看瀾倒處抽頭嘆潮客顧呢道那是所謂  
人魚波瀾起伏看足看手若有所見早已挾教大石  
决明出

○學校

千載幸逢大英啟新學而長吉惠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阿直岐來師

太子翌王仁來獻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至

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

元年 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尊禮然未詳其所

及臻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學在干朱雀東鄉

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學而弘仁中冬嗣公親

勸學院次行平公起犂學院且 清和帝詔頒新

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鄉學皆建而文

教盛行世漸騷亂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權

歸武人倚馬之筆職之秋氏寺其地僧其人遠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為其人而其政奉其世而其教布。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學初在上野元祿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至聖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勵多士之心爾來歲時丁祭祇行選舉例課於是乎列侯劬德競起學校世道歲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民鉅儒應世生或延為王公師或聘為侯門客泮水餘沫濡我鯁生文字為生呬唔卒歲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澤所由也哉於戲

或云今學校夙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今之不古豈獨我已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毛氏言水旋邱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外束以圓隄漢時既然况今古之不古此亦一證但愚鄙人未會國典所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薈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六十列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尼田也皆如愚羣居混雜假宅也似割床也似一所義塾裏書生十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攻史學或研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鑿字義有構文有練詩各由性近精于勤成于思看一箇狂生机下畜一壺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似既而醉玉山將頹慷慨高歌々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乘奔逸飢寒奈至此驥將老櫪痛無伯樂龍臥艸廬將軍不顧見放碗忽笑拋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厮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攬我默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揚目道今日天氣好我將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從否舞雩詠歸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經公汝聽汝每言經義為任好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說經義躬欠經



行從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未會  
孟未會試言何如汝喻利汝餒氣汝欺己汝愧天豈  
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惡在經義為任聞汝  
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  
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答己爾不知  
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跌坐貴人面  
前猶不戒夫跌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  
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  
儉讓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  
汝近欲干某侯人車求緣スリキ插木為脚方纔拜家老思

是鈞斗祿意所為汝曷不羞媚與媚寵並獲罪於天  
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論孟來經義所在  
我說喻汝且聞汝梳擺ト女弟子何等醜閨門不治曷  
談經義却是世間多由愚人猶拜汝等仰儒猶指汝  
稱經生我佞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  
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  
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玉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為  
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呂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  
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若詩  
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子類  
先生汝亦可謂勢控管攻墨討荀論呂讀不可讀會  
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兩句歷史家汝  
論歷代歷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  
何關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  
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惡智為鑿也聞汝亦  
有字說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稱陸氏  
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  
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學問無益  
於世道僉用於人心猶為何熟思猶為何默識妙之  
何害攬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戒穿耳謹聽  
汝等近夕所為為我未知乎觀花為詭訪假取樂花  
字則花不醉墨田川花眠花川戶花作詩立證自然  
不免粉氣刮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無懲若奈  
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  
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肖衣着鬻盡典及  
書籍治遊無賴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懷新肉節  
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惡惡子矜挑達經義所非耶



郭學步子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大笑々々猶有々々我昨假寐之夕偷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密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汕向為古訂勢箇衣濃時欲字加并那是  
不那時世毋戰乎此所是塾小便無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聞刻漏八點闕黨童子遑忙來報先生  
既臨趣早參講衆生一發挾書而起書無用

詩佛辭  
春花秋老花不斷  
東西南北客爭來

萬石齋集  
秋力野二天タル花  
ヲ折テカガ致  
れ七種ノ花  
芽の花子花芽  
花開來各花難節  
志又存於花  
ハククスル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髭祠幅員萬畝地形如環植籬屏  
內水繞其外上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寬自  
覺趣別又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立  
橫斜交枝據西起樓榭亭建榭連接延北並潔以待  
遊客迫東引水水之遠近時七秋草開七秋草目出萬葉集  
枯梗為幸牛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未開東交南雜木扶疎  
衆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媒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晚而夕比其飄零適遇墨水



琉璃盃以呼酒者  
碧花也斑爛衣以  
為奏舞者老少  
年也鷄冠露粧  
朱冕枯槎風折  
紫芝茁花白既凋  
衰渺花猶不淡  
泥泥胡枝未全  
開豈薄稍吹香  
氣女亦花自可  
忍借紅之昔花  
薄亦帶小町跡  
其他拒霜蕃菊  
龍膽紫苑皆屬  
芳競艷而奇卉  
異州不識其名  
者亦甚多矣

櫻開園雖滌香客鳥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黃  
魏紫富貴逞相然富貴難保異乎梅苦操筭日而衰  
于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綠昏梅子始青幽禽占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萼蒲墜白蓮花發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繡卷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復盛虫声悽咽露光嬋妍使人目爽  
心淨凌霄翻雲桂香薰月蟬吟欲嘍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香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枯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粧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聞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夕庵  
善繼樹業不墮花声卉木歲繁客鳥日昌予謂江戶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葉點雪綴珠巢父操烈飛燕肌清奇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上人數箇湊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為少然不屬民家委茶茶湯亦無乃飲况茶况  
酒况得觀那他美人翱翔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一箇道未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閑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少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聞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情百兩那情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悅否一箇道有々固有然非我  
悅之我為他所悅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辦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讓頓喚梅花湯解醒醫渴

一席占座一夥坊丁一箇仰頭道雪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八々汝聞汝為平京快  
吐一句八笑道七々汝無學排諸爾非平京也排歌謂之  
汝低言之外聞甚惡七道八汝聞乎裏坊貧乏寺社

能作ト火ト近頃每日烈風汝等用心八道汝冥言貧乏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學者請問聞我坊名王善讀馬鹿國音鹿音歌且馬鹿  
亦可讀耶八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然比富本清本曲並曲孰優未聞名主宣  
名汝知乎名主馬鹿名何八道舍之外聞殊惡七道  
何惡何管聞者一時之辱不聞末代之辱俗問道  
墮理破興學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識卓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紙筆運思尋句或埋首  
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  
生道佳句拈得新奇思驚汝等然風但以酷佳苦對一  
生道好詩佳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  
一生道弟你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  
了數遍喚羅藻堂建立聲一般也似奇馬鹿  
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鞭思一人低声道叱  
隣家唐人喧雜聾人那亦日本人何如却學唐人字  
句綴巧原來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惡得如我三  
十一字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速以此  
貴思以此互軌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俳歌人家相依探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  
而足曷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忽覺  
輕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看一位名  
姝微行問花數了兒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  
白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嚴無嚙袖之陋緩立花  
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衆位喫  
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高之藪佳園名莊下白何限花木之淵  
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美之好梅者富於梅愛菊  
者豐於菊富於竹豐於蓮奇樹妙草豐富極且如



梅園之富，權貴一舉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日記斯一區小園，以為美觀，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莊，則為第二園。古梅莊古矣，而滿園與梅不取別本野梅也。官梅也，緗梅綠萼，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橫地，鴛鴦多葉翔空，疎瘦老怪，何所不有。何乎舍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客舍

日脚西舂，人影鬧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晚膳已具，請各位就餐。眾客便一齊下樓，一字兒坐下。舉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等。主人不侑賓，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看時看村婆十數，連臂來投。手巾裹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看傖父數名，披雨衣戴晴笠，看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看醫者行膝，看商者行李，早看婢奉盤，請沃，搬行李，收杖笠，看々泥鞋，疊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歲，萬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貴裝無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貴臨照，舊謝々得，既又新感。



感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  
察然隨燬。隨築新構。愈華主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  
五期三災。加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人。俗間套語  
去秋一豐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  
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巡在是慈池。  
在下開帳數所。淺草從繁。兩國從昌。想所見勝所聞。主  
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聞拐子從蕃各官省之。客  
道諾々銘在心願。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舍賞之不  
視。主道冬早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槁。幸々前日一  
兩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大根。蘿蔔俗曰天根

極貴比常三倍。百本一桶十二銖金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俗謂三日  
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蓐  
風藥醫奔走。汲々鬻藥。百服一人十二銖金婢報賓臨。主納頭道少  
間告暇。請寬心安歇。

一客跌坐。按摩師從後拍肩。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客  
道博士。汝住甚處。摩師道淺草近邊。客道聞。醫人出  
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察々汝等辛苦。師道  
小可其實窮儒。今為之出於不得已。憐客道如然。脚  
手可戴師道。昂然彼舉於士。此舉於市。天將降大任。  
苦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固其理。且比他鬻身五年。我



賣手五十榜子將通却是過分客道先生唐土亦有按

廣廢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廣孟子所

謂為長者折枝趙注以為按廣依予先生所觀按廣博

士始見階史按廣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己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賽青山京師清水觀音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火緊師道諾便偏祖極力按待以

欲不為左客道先生想汝浪士籍係何藩蓋有舊主師道

有若無原來我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庶人升于公

今則不然百日說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廣憐可噫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首點國中學童我兒等數名並蒙選拔大恩賜月

俸差江戶就學要亦以我富豪有錢爾他其羅張童

不為不多然終不擢全緣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學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學也餒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述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未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密通錢王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話頭聞係貴列果然麼乙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上列河內郡本吉甲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朝臨死遺命瘞黃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為水所沮半途虧功次享保世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凡四鑿之並不畢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屬首募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戮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方官點檢督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輸水役徒一日七十名結課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黃金二分呈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歸於其人等手儻或不獲賢覆如故毫勿傷其地且所算之費聚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從辨之火無遲滯證據覈實今凡其請地方吏民一體知之甲道今果出麼乙道事在我費足時分後未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晒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妙乙道固陋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戲場梅幸機技出活



幽靈於懷，且人化為貓，貓復化為人，尚機入機，又幻  
又怪，那優巧思，古今一人，春戲一番鬧，天驚地，今度  
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是輕業師，不排優本  
色，豈足為奇？徒弄機已，丙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  
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伯夷，上手妙  
人，豈在錢？丙道汝村學不知時變，不會權宜，丁道我  
固村學，汝亦村學，汝如會權宜，今度一件易初不行，  
貨我誠，汝勿惜一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  
府下，長煩公衙累，汝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出於汝，出  
於汝，丁道胡亂休說，原談演戲惹此議之，有理猶非，

丙道理無二本爭，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  
豈不所謂常談出豹？」都俗謂戲言  
起平日出豹出金出鬼並好出豹甚，  
惡相視，開笑乙道：「南蠻樓上，」河編  
名肆一豹洗惡，因走淺草，  
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發出去。

晝間寂寥，逆旅常况，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  
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本兒至，放在數本，  
道：「這是八犬傳，那是八笑人，並是新板客道，繁昌記  
嗣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藻字本，  
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猥雜大方，孰閱却  
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兒道何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干邦大夫  
睡干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干門犬睡干穴狸睡便  
欲使之讀之絕倒醒睡忽看一客自外歸道不可思  
議々々々々今日兩國觀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  
年紀廿上下顏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  
展卷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切自由自在全不異於  
使手放剪紋成又把箴線施技觀者不覺其為脚遂  
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悵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  
足繁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步何思天又  
出此脚夫子云後生可畏真然々々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魚全廢魚棄才  
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猶繁昌一物如靜軒手  
亦然短半於人却能寫昭代之繁昌未可必言無用  
可憐哉一奇手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  
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惡々不勤  
脚便飢其腹不動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繁昌記嗣出  
客翻彼翻此道這也猥箇也雜想並出靜軒手居士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為自繁  
昌記出來都下遇諸謔新本出或從言悉成予手知  
識支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閱之意巧筆健並莫有



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禦人  
內自訟已有感於聖人之語焉顧有心之人可憐之  
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少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  
之何哉頃者觀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  
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兒把吾編號以外人置  
之其次吾陋豈得與名家諸先為伍乎且以其新本  
故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為  
伍哉且其選取真儒遺實學褒實儒擯虛名次非其  
次評非其評蓋阿所好之為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  
其人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內三在  
外合為十三街帛鋪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宗  
燒於鉄牡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鋪之源亦濫觴  
于此三四街間六通八達繫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  
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菅公靈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  
平川神云菅公祠滿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顯者曰龜  
戶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仰  
為書神學童禱請依焉乃每廟忌廿五日咸於業而



賽所々在々參拜極繁況平川祠當劇街賽兒納頭  
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請教兒手俗間謂筆進日手止阿  
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容百件也依果  
然鼓也可得箇也可得資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  
願月增廿五日年加正月正月擊恣意縱遊一日飛紙爲  
一日乘竹馬一日放淺草一日觀兩國今日打陀螺  
明日爭錐鑿朝羨蜻蛉々弄金魚且噉所愛黑黒牙  
白白瓜赤赤贏得勢猛更請兒近日拋石誤手某門  
門監那厮執棒嚇兒伏其使那厮脚麻手軟不能復  
執棒情願是望々々廟前神樂臺上一祝打鼓一祝

鳴笛一坐女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吹紙吹柄祝家謂之幣  
且揮且運一往一回圈豚而行神樂錢兩點爭擲只  
看一錢激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將去祝念道願本月  
牌落亦如此平川亦有個人會  
西關以西水利欠便千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來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直驅入關一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數甲叫乙應隔馬行談為頭一  
甲不顧高叫舍弟汝舍兄弟親疏口彼此通用能飲能食前夜婚禮不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爭忘  
得平生只望醉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少義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遣奠因思我不求冥福死  
後香奠無益乎我庶幾臨挽忽甦千奠一飲萬奠二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叟今晚快死弟則候甦奔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擲四五盃  
比少覺醉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殮那新田老婆害氣欲我因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欲強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婆遂

呆了去既而歸家會遇鄰舍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叫咄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酣我以為味醉偶如斯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些响且竟尻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禪初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步々不讓事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矣  
老爺一喝叱退那厮先人原來是紙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舍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離敵戊叫前頭搶來々々須堅執  
專快避步休為向潘見責拽公家爭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乘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重。重，更為貴，若次之。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呵我，固可避。胥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穉稼，穉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卒生，不知農重。農是邦之本，得丘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々々，不知果會武，麼跨劍，其術未必會立，鎗其法未必習，何武士々々々頃一武人至，乃與乃馬，又槍又劍，使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貞尊嚴，及來宿陪話，問我故意，試叩壁間字，所書詩，那主人不相識耳，他却不知一字。客人不相識。顧左右言他，咄々何士人，癸叫大

槩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曷輕我我農，決不讓，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君視高高，倨傲由士，屈高今却奴視士人，况農乃我往酌圃，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燒香下簾，忌臭亦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貴，想一勺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指挾龜頭行，溺繩々溺過不絕，如絲放聲，歌詞云：四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邊有拊節者，不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聲。



殿宇翼然秀于麴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丘  
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戲場揚弓肆下則屠戶酒  
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教箇士  
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  
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旱濕  
通謂下坊闔於山手南北高燥  
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壯  
水三藩  
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蓋不止此吾輩住山手  
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住下坊即  
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姬挾口道  
官等實幸々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

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樣館亦美玉亦美謂妓曰  
玉通語風俗  
家法一徇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狹床豈如新宿廣  
帳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姬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達姬  
堆笑道如婆山王祭禮麴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  
妖却為怪士道姬汝翁尚在乎姬道猶存猶健去年  
已出米符俗問入至八十八必頒  
壽符謂之米符今年又得曾孫婆奔於翁當  
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  
達姬哈々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  
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褐皆穿短朝讀五經夕  
講七吞士顰眉道好々休說古風漸道請問汝夫婦並



壽並健必定養生有主。嫗道古所謂伐性之斧。斯安而知斯語可想分風俗。嗜欲之節為第一義。士道確論想然。但汝等絕欲幾年時分。嫗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絕。士皆笑道。謹奉誨。

角乘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蓋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乘則不然。得角居危。乘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夷。左股折。右肱折。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戲場。忽者鈎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履乘木。操棹撐出。遂用履齒。斡轉材角。轉々斡得揚。

波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一陰一陽。大往小來。材木則直方大。履齒則跛能履。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既而豎梯子于木上。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橋丁便上行。負吉升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橈。遂晉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揚下王庭。豈不高尚其事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闔足而直立。為四顧額手。為遠望之狀。虎視眈々。醫不困于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變作大字之形。大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却履校。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豐其。



沛忽反身倒乎後，敗謂顛，顛有隕自天，真是初登干  
天後入于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舁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角乘所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焉  
絕，五常易變，况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變，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焉。今秋七月十五日，姬藩孝  
女山本氏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焉，人雖好焉，曷害斯道，要繫昌之  
奇觀，亦可以觀盛代之餘變，獨異近年地震，洊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且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奧州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女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變，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已，戒之而夫，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正心者，致之  
之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局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占之學，辭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變之小伎，何辨焉？奇變作行，角乘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變，可乎噫。

好々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兩履，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欤？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是」  
非意，所有便教人，总是非，爭買妙也。哉「好々」嗚呼，居  
上亦是筆商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爭買。

繫昌記四篇終



